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你在說甚麼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看港產電視劇，單是聽對白，就有很多「奇景」。某劇，秋官跟疑是他女兒的陳茵嫩有很多對談戲。秋官是字正腔圓，字字吐出，女的別說吐字，連音也未推得出來，語音醬在鼻位，不進不出，一個字未講完就連去下一個字。如果不看畫面，根本不知她在說甚麼。本地人拍給本地人看的劇，沒外來演員，卻要看中文字幕才知演員在講甚麼，也是新事物。

這是比懶音更嚴重的問題。如果是懶音，把恒生銀行說成「痕身銀寒」，那還是字正腔圓聽得清楚的「痕身銀寒」四字。可惜是現在的人連懶音也說不清楚，好比有時接到一些推銷員電話，劈頭先來一段開場白，說完了，推銷員等我的反應。我問，你剛才究竟說了一串甚麼呢？公司名、產品名、服務名，一個字也聽不到。即使重複一遍，還是不知在講甚麼。對不起，只好掛斷。

連舞台劇演員也是這樣。在台下聽到的，是矇矓的一片語音，估計大致是說了某些對白。這樣看戲，對買票入場的觀眾甚不公平。

一代有一代人的挑戰和難處，正如上一代看不慣我們這一代未經戰亂，不能吃苦，少看古書，國學水平低，這些都是我們認的，有些事也真無能為力，只有在可以做的地方努力吧。比如說要當演員，就請先張開嘴巴，打開口腔，老老實實學發聲，學吐字。坊間這麼多戲劇老師，一定有人可以教，只差自己想不想學而已。或者說，現在已經沒人像秋官那樣講對白了，字正腔圓落伍了。這是自欺欺人的歪理。你根本沒能力字正腔圓，和你有能力去字正腔圓、但為了演戲風格而選擇另一種說話方式，是兩回事。

不過，照現在的情況演變下去，可以想像下一代不單經濟能力兩極化，連話語也兩極化。一小撮人字正腔圓，發音和吐字標準，佔社會主導權，另外的人只願張開十分一的嘴巴，以壓縮變形的語音溝通，建立群組身份。電視劇不好看事小，社會各走極端才事大。

倫敦賞樂記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二〇一二年的英國充滿節慶氣氛，先是英女王伊莉沙白二世登基六十周年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持續多天舉行，又放有薪假期，真是普天同慶！然後就是在倫敦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十七天的運動比賽將吸引數以百萬計海內外觀眾。但這些都不是我要在五月造訪英國的因由。

已有接近兩年時間沒來倫敦，每次到倫敦這個大都會，總會抽時間欣賞一兩場音樂會、歌劇、音樂劇、舞台劇、或是電影。今次到倫敦則是專誠應邱總夫婦邀請出席欣賞一場音樂演奏會，演出場地就在他們居處——毗鄰英國皇室溫莎堡、有近三百年歷史的莊園大宅內！這個聽樂經驗與在傳統的音樂廳、大劇院中賞樂，卻又自有不同處。

醉心古典音樂的邱總及夫人，每年兩度都會在他們這所充滿歷史的莊園大宅內舉行音樂共賞聚會，邀約年中因各自事忙，少有機會碰面的至親好友出席，聆聽美樂並品嚐專業廚房烹調的佳餚。春季聚會可應時賞花——邱夫人特別從中國洛陽移植過來，開花如湯碗大的名種牡丹；聖誕派對則可圍坐大廳壁爐、共享由橡木柴火帶來的溫馨暖意。據說這個壁爐還是受政府保護、來自十八世紀法國皇室瑪利安東尼王后的遺物！

邱總夫婦音樂品味高雅，每次舉辦的音樂會都挑選有精湛造詣的演奏家演出，演奏曲目也是細意編排。五月二十日中午在邱氏莊園的音樂會便聽到三位專業音樂演奏家，以鋼琴、大提琴及小提琴演奏孟德爾頌（Mendelssohn）的鋼琴三重奏樂章，美妙的樂音在春日的寧謐中悠揚響起，令人沉醉……

「範兒」群出的年代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有一個時代叫中華民國，不是現時台灣的中華民國，而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中華民國。那個時期，或者溯至晚清，方當亂世，文爭武鬥，引出了無數「英才」競折腰，締造了一個色彩斑斕的時代。這些人物，俱往矣。方今大陸學界，呼之為「民國範兒」。

範者，範型也，模範也。這些「模範」，特立獨行，奇思怪想，英雄與狗熊，文醜與文聖，獨樹一格。在那個恍如春秋戰國的時代，各擅其長，成敗不說，忠奸不論，俱留下不少可歌可泣、可怒可笑的事來。世間若靜好，肯定不能孕育出這麼多的「範兒」來。

讀罷劉仰東的《去趟民國》，坊間又見朱平編著的《民國範兒》（海口：南方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一月）和邵盈午的《民國範兒：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二月），對這些範兒的事跡，讀之甚為過癮。朱平按「文風」、「武人」、「政事」、「世相」來區分，又是一部新的《世說新語》；邵盈午卻擇其典型人物來長篇論說，都是可消永晝之書。但我最愛看的還是小小一則、朱平的《民國範兒》。這書封面有幾行細字，頗見神韻：

「在那時，人說人話，鬼做鬼事。人像人，鬼像鬼。頂天立地。」

有些人的「鬼話鬼行」，確令人感慨萬分。一九一七年張勛復辟，進宮接溥儀復位。當溥儀賜座時，愛看戲的「辮帥」搖頭晃腦說：「萬歲在上，安有老臣座位。」龍顏頓大悅。這就是鬼行和鬼話。

又如上海有兩個富婆，被控強姦一男性少年，在強姦時，少年心力交瘁猝死在女人大腿上。兩富婆被關進了監獄。曹汝霖聞訊，認為判決不當，遂以律師身份為之辯駁，認為女人在生理局限上，不能強姦男人，即使兩個女人使用輔助技術與這少年發生了性關係，法律上也沒有明文指女方是在「實施犯罪活動」。法院終因他的辯駁而判兩富婆無罪。兩女出獄後，竟心甘情願為「恩人」劈腿。這也是鬼話鬼行。

當然，有些鬼行更令人憤慨。太平洋戰事爆發後，香港危在旦夕，留居香港的國民黨要人和文化界名流被困，無法脫身。而孔祥熙竟以飛機搶運老媽子和洋狗，一時輿論譁然。

這些逸聞多不見於正史，但讀後每令人感慨。而且所說都是有案可稽。書中「文風」一章，更記載了不少文人的趣事。如清末的吳稚暉，流亡日本時，有次演講，正一口一句大罵老太婆慈禧太后，突然皮帶斷裂，褲子滑落，他以手提着褲子，口仍不停。慈禧死後，他為文罵她「乾癟的乳頭」，謔而虐。

胡適之的太座江冬秀說：「適之造的房子，給活人住的地方少，給死人住的地方多。」原來胡適的書，都是死人遺留下來的東西。

「民國範兒」有忠有奸，有邪有正。中國人民大學張鳴說：「各種各樣的人，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，但施展的前提，是你有這個本錢。這是個連小偷、流氓都有個性的年代，大家各有各的道，沒有絕活，就別想混好。」然而，若沒有那個時勢，又怎會湧出那麼多「範兒」！

■沒有亂世，怎會湧出那麼多「範兒」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百家廊

陳莉

另類和尚

這天和好朋友微兒又去爬天竺山，拜過法喜講寺，下山路過茗心齋，又去喝茶。茗心齋主人在，聊起了也常來他的茶室喝茶的另類和尚，叫做聞聞法師的。

聞聞法師初次到他的茶室，要了茶喝，對他說：我來給你加持一下吧。

那時候的聞聞法師像是一個乞丐，僧衣很髒，頭髮很長，鬍鬚滿面，只是茗心齋主人一心向佛，同意了。

聞聞法師於是脫鞋盤腿，閉目打坐。鞋臭味充斥整個茶室，令人反感，茗心齋主人不得不燃一支檀香除臭。

「那時候我還沒有那麼另類，實在受不了那個味道。」茗心齋主人說。

聞聞法師打坐完畢，走了，茗心齋主人又燃了第二支檀香，驅除依然強烈的餘臭。

聞聞法師不駐寺院，只願意在山裡搭一個茅棚打坐，過着最原始的苦修生活，餓了吃野果、渴了喝山泉，如此兩三年，所以「臭不可聞」。他說在寺院裡面修不好的，現在的寺院條件太好了，吃喝住行都安排得很妥帖，遊客又多，熙熙攘攘、熱熱鬧鬧的，沒法修行。比如說在靈隱寺吧，那些穿着吊帶背心的女遊客來了，恐怕心頭早就升起千個萬個念頭了，起起伏伏的，但是自己可能根本就不警覺，更捉不住。這裡太熱鬧了，每一個念頭都被熱鬧掩住了。而在山裡，哪怕出現一個念頭，都十分清晰，就是看到一個老太太，冒出來甚麼想法，都可以穩穩捉住。只有靜修過，才知道熱鬧處如何調伏自己。

說到老太太，聞聞法師是要遠離的，老太太最折損出家人的修行了。這裡有點神通的感覺，暫且記下來吧。一個寺院附近，一個虔誠的老太太去世了。去世後，她的銀髮變黑了，她的容貌變年青了，她的遺骨燒出來很多舍利子，可以串成一串美麗的手鏈。可是那個寺院的和尚呢，都是面籠烏雲，枯槁無色的，精氣都被這個老太太吸去了。

聽到這裡，我好奇地大睜開眼望向微兒，微兒也望着我，看得出她和我一樣在猜測。

為甚麼？為甚麼？

老太太都是非常虔誠的，她們供奉三寶，十塊二十塊的，用油紙或者紅紙包好，恭恭敬敬地，甚至跪拜着遞給師傅。師傅收下了，就折損師傅了，因為很多師傅可能還不如她們虔誠，修行不如她們。這些錢，很多老太太是從牙縫裡一分一厘地省出來的。尤其農村裡的老太太，篤信三寶，節衣縮食地供養三寶，結果老太太的功德積累了，師傅們卻被折損了。本來自己一個人，每天種地除塵都要親力親為的，可是一個虔誠的老太太來了，連飯食都煮好了送到手上，自己張嘴吃就可以了，怎麼修行？所以聞聞法師是絕對不受老太太供養的，看到老居士都逃掉的。他覺得他不配，更無福接受老居士的供養。他是懷疑自己的。

哦，這樣啊，我豁然大悟，指着微兒說：你瞎猜了吧，邪思了吧，胡思亂想了吧。微兒也大叫着指着我：你才瞎猜了，邪思了。

茗心齋主倒也不譏諷我們，還是繼續說着聞聞法師的故事。

聞聞法師第二次來，茗心齋主沒有認出來，他剃了頭，剃了鬚，僧衣也整潔了，說是進來討杯水喝，坐下了。當時一個客人正在翻看張望拍攝的《佛澤》影集，看着看着，指着其中一幅作品問他，這個師傅和你很像，是不是你啊？

聞聞法師倒也直爽，說就是我。我現在在靈隱寺山那頭的山窪裡搭了一個茅屋打坐，沒有駐寺，每天會翻山過來走走。

聞聞法師會跟靈隱寺的大和尚要錢，說你們杭州有錢，給我錢。

大和尚回答，沒錢。

杭州這麼有錢的地方，都沒有錢嗎？他說着，轉身走了，也不生氣，也不糾纏。

他要錢幹嘛呢？專門修那些佛門祖師呆過卻又破損了的道場，宗教局管不過來、也不賺錢的地方。大殿常常被農民用來圈養豬羊了，他把他們勸走，又把附近的靈塔或者經塔打掃乾淨，整理一番，這些都需要錢的，他就會去要錢。

他有沒有想過還俗呢？

有的。有一回他去到一個偏遠的地方，偶遇一個老太太要供養他，給他錢，他說我不要你的錢，你給我一口水喝。老太太把他領回家，他這才發現在這裡，水比錢還貴重。水要從很深的泥巴井裡打出來澄清一夜，泥漿沉下去，佔了大半桶。剩下的小半桶上還浮着一層油，撇去油，才得到不到三分之一的水。那一刻，他想還俗了。他覺得還俗比出家更有意義，能做更多的事情。

佛教非常強調僧人的作用，因為僧人是續佛慧命的；有僧，佛法才能薪火相傳。如同儒家強調讀書人作為文化載體的重要性一樣，僧被敬重為天人師。佛、法、僧是一體的，供養僧，也就是供養佛和法，佛和法才能保存生命力。可是強調太過，過猶不及，尤其在目前的社會，很多僧人不夠虔誠，修行淺，俗氣重，安於供養了，會造成負面影響。

偶爾在微博上看到一條消息，在某國的海灘邊，一個有錢的女孩子供養兩位僧人入住高級酒店，然後陪同他們在海邊遊玩。因為虔誠，女孩子不敢並行，幫着師傅拿着隨身物品跟在身後，而師傅在前方打着傘施施然漫步。外國人驚訝了，中國男人就是這樣的風度嗎？

唔，他們首先是中國男人?!

所以聞聞法師在這個社會顯得另類了，他不駐寺院，不接受供養，專門找那些毀壞了而宗教局照顧不了的古寺院，整理坍塌的牆垣、經塔，搭茅屋打坐。

修行是一個很大的話題。有一天也是在茗心齋遇到永福寺的允成法師，允成法師提到過午不食的戒律，「如果不能持守，每天都偷一個饅頭藏着在餓的時候吃，有甚麼意義呢？自己騙自己嗎？」

「可是持戒有一個如同馬拉松賽跑的極限點吧，過了那個極限點，人就開始適應並且獲得了持戒的安適吧。」我這麼問道。

「但是有些人就是餓啊，不適宜。如果一直不適宜，就不要騙自己了。佛門有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是還俗，也許也是一個法門呢。」

此話怎講呢？有一個女孩子一心要出家，也出家了。出家以後，才發現自己的執念有很大的問題，又還俗了。還俗以後，結婚生子，安住當下，真正地輕鬆快樂、自由自在了。

■一爐檀香，一杯清茶。 網上圖片

五十載文匯緣

杜亦有道

阿杜

近年粵曲名家羅家寶、阮兆輝等都常唱《再進沈園》，曲述南宋名詩人陸游（陸放翁）與妻唐琬訣別四十年後再遊舊地「沈園」勾起舊憶，寫下了《再進沈園》之千秋名句：

「城上斜陽畫角哀，沈園非復舊池臺；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。」此四十載離情長恨，粵劇和越劇都寫下過膾炙人口之《夢斷香銷四十年》名劇，也是阮兆輝、羅家寶等近年常唱之曲，今日在此一提，是在下曾有類此之「文匯緣」。近日一襲驚雷似之來電，勾出了本人一段夢斷香銷五十年之迴夢，比古劇所唱之四十年再進沈園更多了十年，真是比傳說故事更添一份傳奇，遂以記之。

筆者阿杜年邁七旬之年，記得和「文匯」淵源甚深，在下一九六〇年由穗來港後學執筆為文，寫短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，當年第一份投稿《青年園地》獲刊登者，便是六〇年時之《文匯報》。

當年剛由廣東師院中文系轉來港謀生。那時在下是廣東青年隊足球選手，參加過一九五九年首屆全運會後便要輟學，因父母雙亡又要養弟弟，來港後謀生覓食，因讀中文有年又學之心未斷，便常在港各報刊投稿。而在一九六〇年唸中文時邂逅同系女生嬌娥鄧瑜珮，來往不到一月在下便赴港，兩人間有書信往還。記憶中阿杜曾把鄧女寫來之短詩投在《文匯報》獲得多次刊登，二人便在此五十年前之文匯園地結下了此段文字緣。

五十年前阿杜來港和鄧女一別便成永訣。隨後本人航海四洋飄泊十多年，後又潛上美國做黑市酒保，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紐約坐移民監後遞解返港，轉而考任港聞記者，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轉任電影宣傳（嘉禾宣傳總監），數十載間娶妻生女最後轉為電影人、文字工作者。輾轉五十多年，對半世紀前「文匯緣」之精神初戀美嬌娥未有一刻忘情絕念過。一九六〇年初別鄧女，記得她說過有一族叔在港元朗開有「及時雨」農場。阿杜和元朗屏山鄧氏族人名士鄧達智多年好友，曾多次委他代打探有無族人鄧女下落。輾轉五十年，前日突接一手電：「我叫鄧瑜珮，是你五十年前的同學，最近碰到鄧達智告訴我你在找尋我找了幾十年，他給我電話囑立即打給你，杜同學我來了，多謝你沒有忘記舊同學。」

啊，夢斷香銷五十年，電話相約，明日便去相見五十年前舊時侶，心靈震撼夜難眠，遂匆匆此文，一記這一段本人之「近代史」痕跡可也。

經濟前景堪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快到了，在我國傳統風俗習慣下，今似乎依然是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。一家之主雖說是父親，不過，由於家庭重擔、經濟支柱多由父親扛着，實在吃力。對於管教子女，與子女接觸多是母親，因而子女與母親關係特別好。不少父親似笑似怨地說：「母親節比父親節熱鬧哩。」

數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已感着實難當，裡裡外外都要兼顧，更何況十三億人口的大家庭，當家的可更是難上加難。政治、經濟、外交等錯綜複雜不在話下，還要顧及吃的、穿的、住的等民生問題，不但要全面滿足以民為本，不斷提升水平，還要滿足精神食糧，缺一不可。自由、民主、開放的國度當家的方方面面利益要顧及之餘，還得顧及是否公平和公正。

面對世界經濟下行，特別是美國經濟步入衰退期、歐洲債務危機等挑戰，中國又豈能獨善其身。其實，自去年三月以來，我曾在不同渠道建議中央政府，要關注宏觀調控力度，特別是對收緊銀根，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要適當。否則，經濟支柱產業盛衰必影響各行各業榮辱，政策稍有不當會弄致反效果，經濟硬着陸時，危機出現所造成後果極之惡劣，要挽回必困難重重。外圍形勢愈惡劣，中國出口貿易甚至內需以及投資數據愈來愈差，不由人不惶恐驚慌。事關作為世界經濟第二實體的中國，經濟影響力之大，非同小可。中國經濟下行的消息已令各股票市場無運行矣！

中國當局在上周四，當周五公布數據前，中央銀行率先公布減息二厘半，內裡原因頗令各地人士猜疑，眾說紛紜。歸根結底經濟定出現了問題，當家的才如此快速推政策救市，看來減息及調控銀根措施只是先行部隊，隨後將陸續有來。中央要谷投資來穩增長，調結構也是關鍵，所謂瞄準七大新興產業「穩增長放在政策重點上。」竊以為，最快速有效的是放鬆房產業調控以增市場信心。上周四減息二厘半，對翌日股市反應不升反跌。投資者判斷中國下行風險加大。

樂天父女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星期天是父親節，我想起一對樂天的父女，資深傳媒人杜Sir杜惠東及其女兒「日本通」杜如風，二人走在一起總愛互窒一番，好搞笑。

杜Sir是娛樂圈幕後名人，林青霞、鄧麗君等無不言聽計從，皆因杜Sir經常仗義幫忙，出謀獻策。我問如風可有吃靚女明星姐姐的醋？小妮子笑言：「怎會？爹哋不會替她們找卡數呀。」

杜Sir在圈中人面甚廣，女兒從加拿大、日本學成歸來，要進軍娛樂界易如反掌，但，父女都認為幕後更長壽，於是，如風由撰寫電影劇本起步。輾轉，如風的光芒從幕後透射到幕前，旅遊節目《流行東京》、《風行全世界》等等大受歡迎，人氣急升，更被封美女主持人。

如風風趣，用語時尚，印象最深刻是她坐在上海街頭吃大腸麵，一邊夾起大腸，一邊舉起一卷廁紙：「大腸好味又乾淨，裡面也都洗清，連紙都唔使用呢。」哈，幽默風格青出於藍。

女兒全球穿梭，父親強勁的人際網絡自然大派用場罷？非也，如風向來靠自己，初入娛圈曾試過不肯認父。不靠父蔭闖出天地，自然更加歡喜。實在如風口硬心軟，最重視父親節，前年買了「金勞」作禮物，杜Sir不知放到哪裡，笑言：「我太多了。」如風改變作風，去年送上簽了名的空白支票，結果，當然不會兌現，如風笑：「這是最省錢又闊佬的禮物！」

不過，今年父親節如風認真了，因為數月前老父跟死神擦身而過，他被驗出嚴重腎臟衰竭，只淨下五天性命。如風嚇得每天都哭，終於杜Sir做了一個「死去活來」的手術活過來，又可以與太太、女兒共度父親節了。

杜Sir的最大心願有二：（一）如風要像鄭秀文的電影一樣嫁個有錢人；（二）希望有心人捐助腎臟基金會，讓更多腎臟病人在家中有洗腎機洗肚，白天可以照常生活；甚至登記捐贈器官：衛生署熱線28330111。杜Sir熱心、熱誠、熱情，上天又怎捨得令他難過？祝杜Sir父親節快樂！